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我的中国童年

李恩富与苗美幼童研究丛书

唐绍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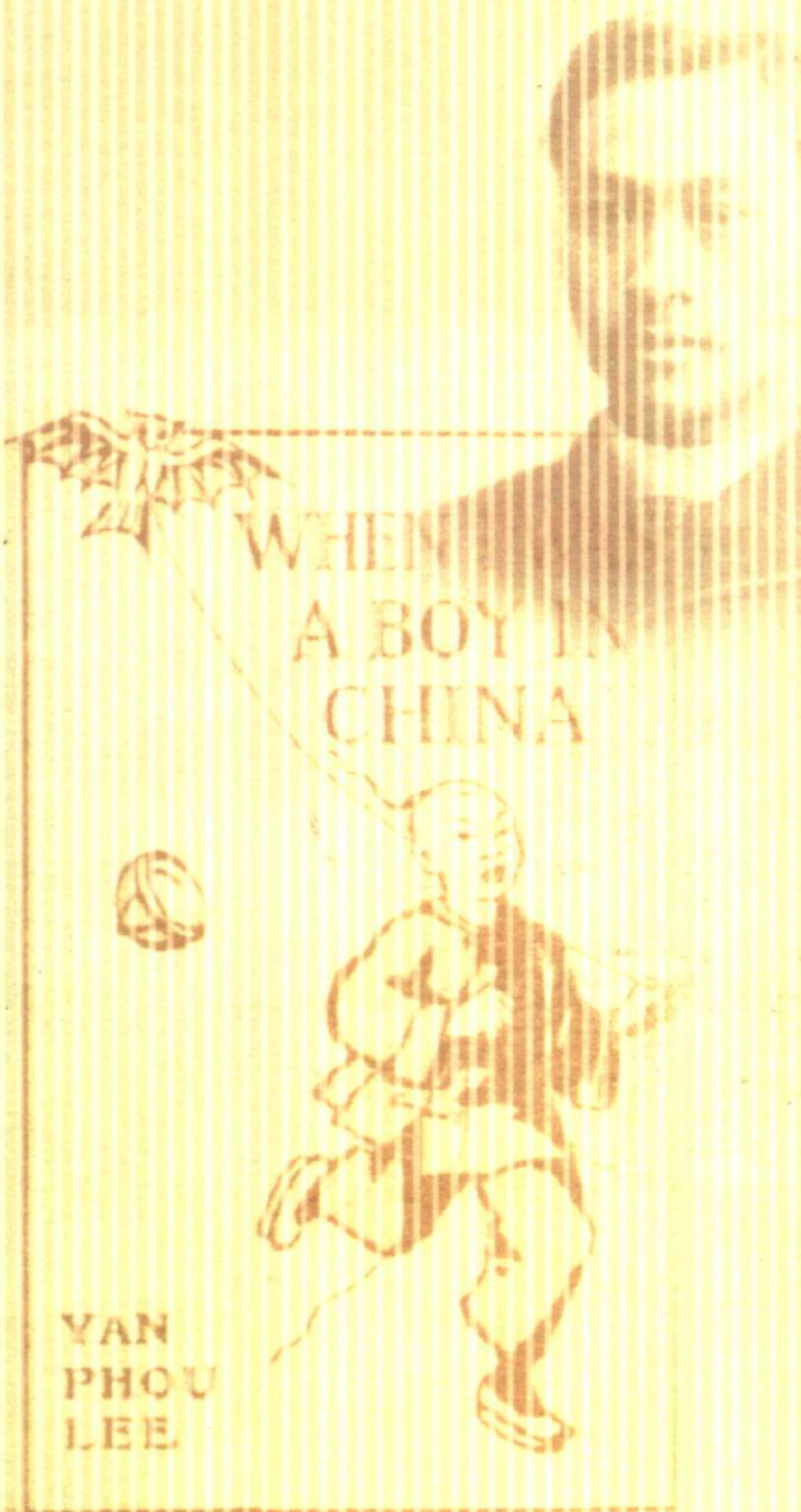
〔美〕李恩富 著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YAN
PHOU
LEE

珠海出版社



珠海歷史
文化書局

ISBN 7-80689-571-X



9 787806 895719 >

ISBN 7-80689-571-X/K·74

定价:196.00元 本册:19.20元

K820/25
:5
2006

齐宏与苗美幼童研究丛书

我的中国童年

■ ■
〔美〕李恩富 著
唐绍明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 / 珠海市委宣传部选编.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8

ISBN 7-80689-571-X

I. 容... II. 珠... III. ①容闳 (1829~1912) - 人物研究 - 文集②留学生教育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 文集 IV. ①K827=52
② G64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8927 号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我的中国童年

© 李恩富著 唐绍明译

终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靳红

封面设计: 大字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刷: 珠海市天目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1.625 字数: 159 千字 插页: 8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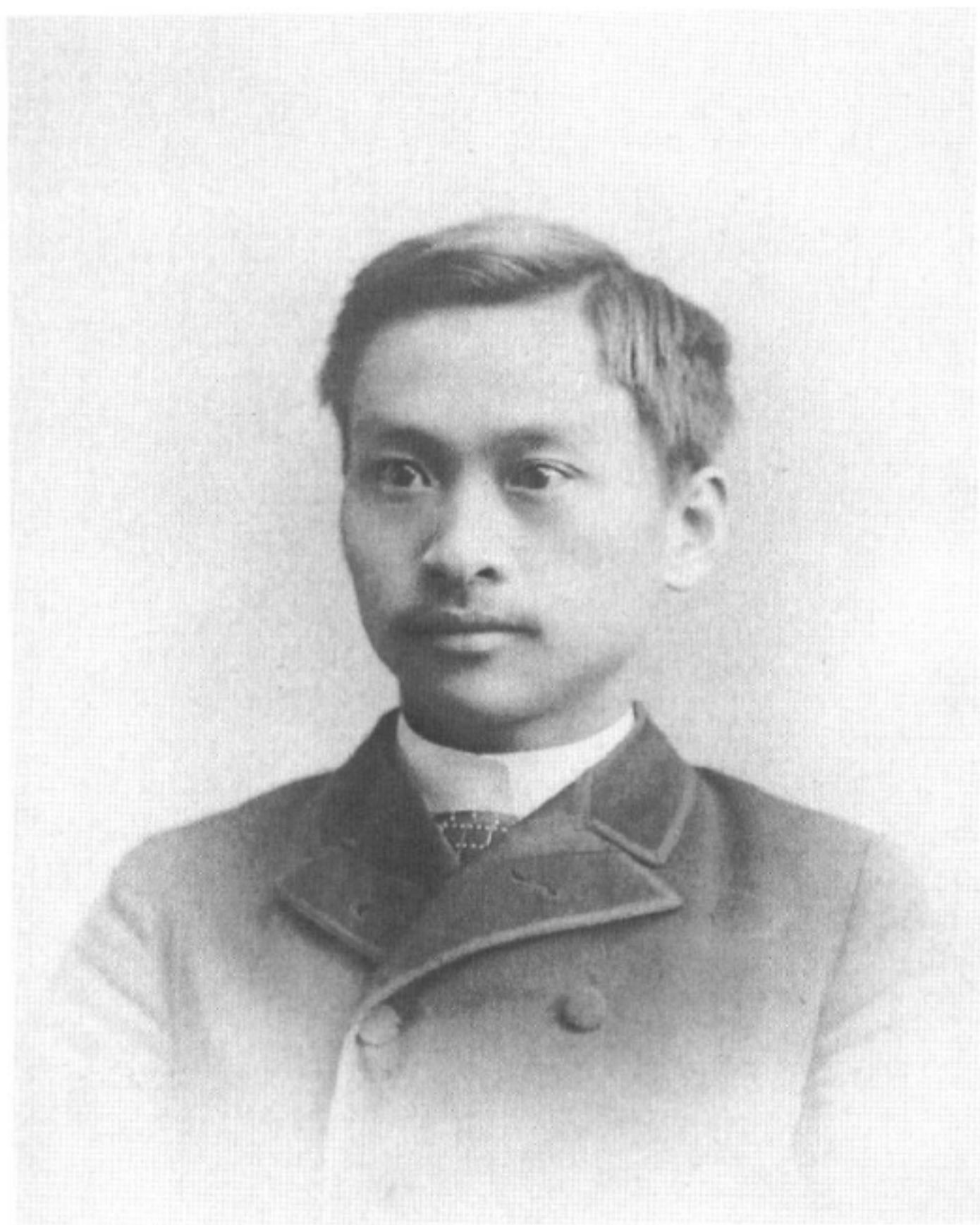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89-571-X / K·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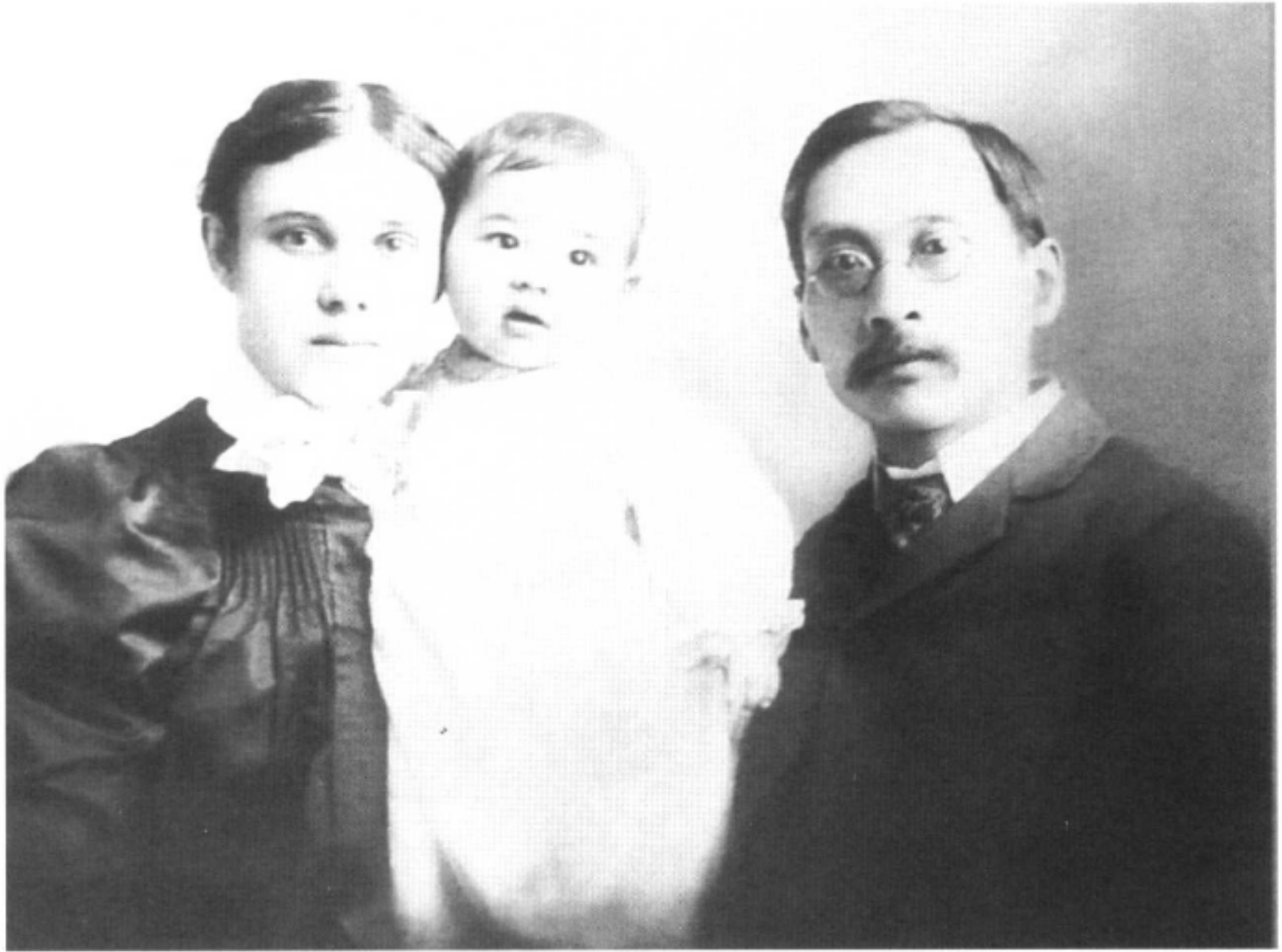
定价: 196.00 元 (全 7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李恩富



李恩富和第二任太太苏菲以
及大儿子



1920年，李恩富摄于《美国
银行家》杂志编辑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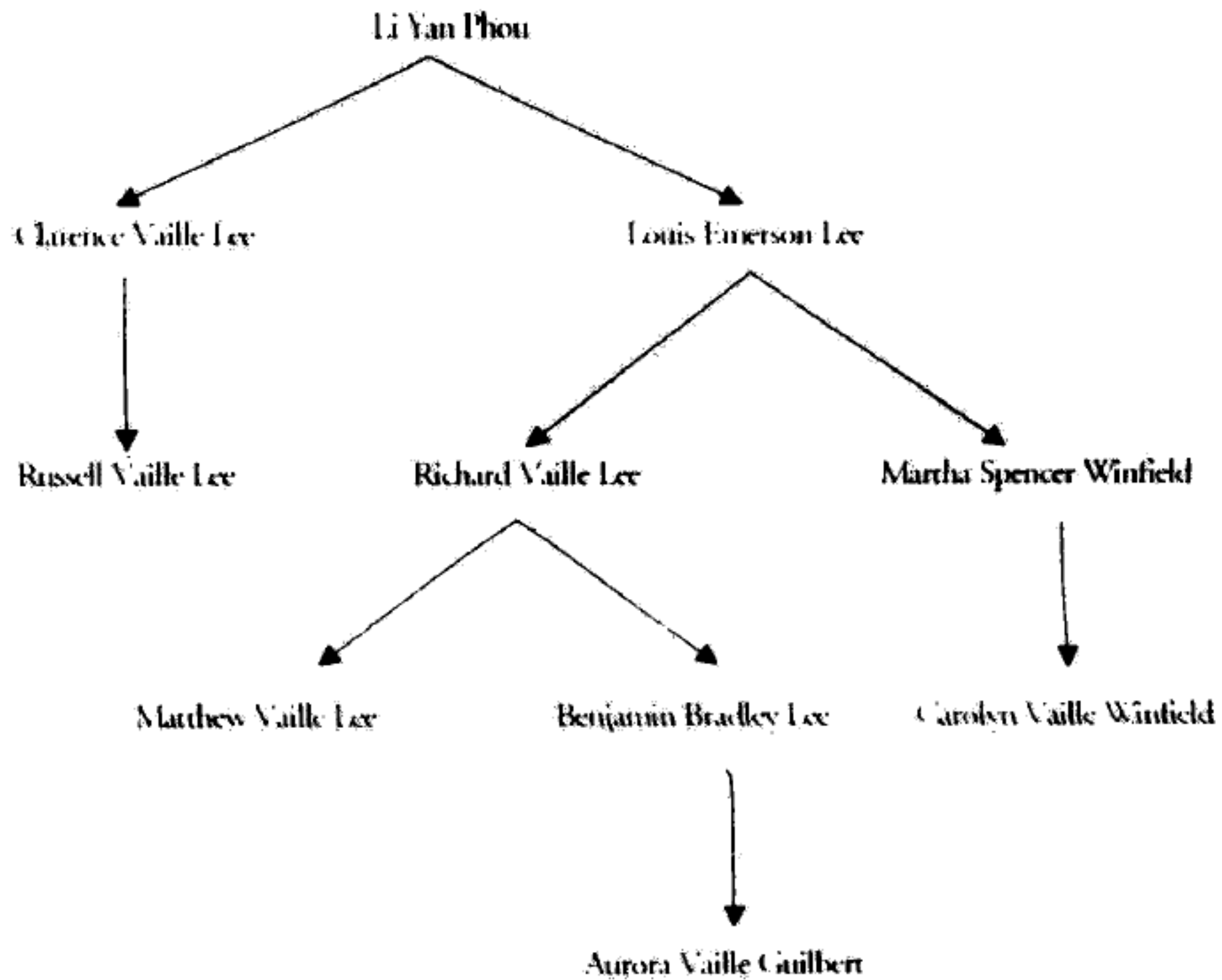


李恩富，较以前所摄照片明显苍老，大约摄于1925年，具体日期及地点不详。



李恩富，摄于1927年，大约在他返回中国之前，身上仍佩带全美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的钥匙

The Vaille Family Connection



威尔家族成员关系图

李恩富
 克劳伦斯·威尔·李 路易斯·爱默生·李
 罗素·威尔·李 理查德·威尔·李 玛莎·斯宾塞·温费尔德
 马修·威尔·李 班杰明·布莱德雷·李 卡洛林·威尔·温费尔德
 奥罗拉·威尔·李



我（本书前言作者，系李恩富孙子，下同——出版者注）的伯父克劳伦斯·威尔·李，摄于1917年，时为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学员



克劳伦斯伯父摄于1939年，时任美国海军上尉军官。20世纪20~30年代，在太平洋和巴拿马运河地区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海军学院教天体导航法，直至退休

我的父亲路易斯·爱默生·李，摄于20世纪20年代，为耶鲁大学班级名册而摄。他于192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获工学士学位。“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美国空军，升至参谋长办公室上校



我的妻子苏珊·布莱德雷·李和次子班杰明·布莱德雷·李，1984年摄于八达岭长城。班杰明在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到武汉、宁波和香港为耶鲁—中国合作项目任教。现在他和他的妻子朱丽叶·桂伯特居住在新奥尔良，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妻子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长子马修·威尔·李和我理查德·威尔·李，2001年摄于拉达克—喜马拉雅山脉。这是到达喜马拉雅山西北边陲的若干医疗考察队中之一



奥罗拉·威尔·桂伯特，是班杰明和朱丽叶的女儿，时年三岁

总 序

张 磊

珠海历史文化书系——“珠海历史名人”丛书、“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珠海历史名人著作”丛书、“珠海人文风物”丛书等四套丛书的付梓，是珠海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这套书系对传承珠海历史文化，开发珠海历史名人资源，提升珠海城市文化品位，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文化实力是构成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有机部分。人类文明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的演进，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导引、支撑和推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则为其重要任务。民族虚无主义是错误和有害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根基。

珠海人文历史源远流长，拥有 6000 余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自古以来便是岭南文化重镇之一。迄至近世，因与澳门陆地相连，与香港隔海相望，区位优势凸现。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珠海在与外来文化的长期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对外来的新鲜事物敢于、善于和敏于接受，因而在近现代历史的大变局中，珠海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早、更全面、更深刻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敢于突破传统，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涌现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仁人志士。容闳就是近代“聪明的珠海人”的代

2 珠海历史文化书系 总序

表，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文明，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从而使珠海地域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篇章，孕育了容闳、陈芳、莫仕扬、苏曼殊、唐廷枢、徐润、蔡昌、唐国安、蔡绍基、唐绍仪等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以及苏兆征、林伟民、杨匏安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家和工人运动领导人，还有古元、容国团、鲍国宝、特伟、鲍惠荞、吴思远、莫华伦等现代英才，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领域成就梦想，珠海也因而成为享誉中外的名人故里。

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既是珠海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岭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因为，岭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兼容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形象地说，岭南文化是一种“咸淡水交汇处”的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基围虾”特性，珠海恰恰就是体现了这种特点的典型地域代表。珠海是近代最早直接接触西方文明的地区。澳门开埠比香港早了300年左右。珠海地域文化矗立于两个扇面的交接点上：背靠着中华传统文化，沐浴着欧风美雨，承接着西风东渐，因而得以较早将西方的文化因子带入广东，对传统岭南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随着新的异质文化的融入，处于剧变的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岭南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巨变，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要求。通过全套丛书，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近世珠海地域文化对岭南文化发展演进的重要历史性贡献。

同时，这套书系的出版，既是对珠海历史人文资源的一次挖掘整理，更是一次对珠海城市人文精神的弘扬和重塑，对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珠海经济特区精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回溯历史使我们发现，珠海特区精神其实不是

突兀地形成的，而是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个性禀赋上承六千年海洋文明史，下接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思潮大变局。海洋文明成为珠海“重商意识、冒险精神、开放心态、包容性格”的城市精神的最初源头。迄于近百余年，从容闳到杨匏安等一大批先行者冲破黑暗的牢笼，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都是敢为人先精神的生动体现。珠海人的开拓进取、敢闯敢冒的精神，以及开放、务实、合作、兼容的文化心态，既是特区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珠海历史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神传承。要之，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岭南文化传统和广东改革开放思想相融会的结晶，体现着一定地域和社会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当代群体思想观念、性格特征和文化心理。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珠海经济特区要继续争当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排头兵，就必须大力弘扬这种深深植根于珠海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使之成为珠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文化基因。四套丛书的出版，就是其得力的形式和不寻常的举措。

显而易见，这套书系即四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其出版，珠海市委宣传部统筹规划，珠海市文联、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珠海出版社认真抓好组织落实，珠海社会各界鼎力配合支持，他们既为珠海，也为岭南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挖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和从事岭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对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愿珠海历史文化研究取得新进展，祝愿珠海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和省社科联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及广东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等职，著名历史学家）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

王 杰

欣悉珠海市组编“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感奋不已。早在1998年，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了颇具国际影响的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掀动了容闳及留美幼童研究的热潮。2004年11月，继之召开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暨“容闳与科技兴国”学术研讨会，未久，即着手编辑此四套丛书（“珠海历史名人”丛书、“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珠海历史名人著作”丛书、“珠海人文风物”丛书），动作之迅猛，立意之高远，策划之精到，实出人意表矣。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的出版，学术及现实之立意诚谓深远：

一、容闳与留美幼童开拓了近代中国留学的先河

容闳被学界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与留美幼童开近代中国留学先河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近代以降，文明千年的华夏民族相对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而言，已凸显其封闭与落伍，鸦片战争的爆发，“强盗的”西方和“文明的”西方不仅打开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大门，还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球与思维，与之因应，不屈的中华民族和先进的中国人由此拉开了抗

击列强侵略和探求西学追求真理的宏大序幕。如果说林则徐为斯时“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话，那么，容闳可称得上是“开步学世界的第一人”了。自“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后，容闳苦心孤诣，努力奔走了17年之久，最终促成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教育计划的实施。众所熟知，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容闳力促幼童留美之愿景（于就读大学期间经已形成）极富爱国、救国、强国之质涵——“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言与行俱，不仅为史无前例的留学计划身体力行，还通过出色的社会活动，鼓励和带动桑梓人民持助出留，因为“在当时，到美国的旅程，好似天涯海角一样，而一般家长父母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有稽可查者，120名幼童广东籍计83人，约占69%（江苏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粤童中香山籍计39人，约占全省的近一半，约占全国的1/3。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诚如近代教育家舒新城所言：“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君不见，容氏与留美幼童之荦路蓝缕艰辛开先，激励着往后的留欧、留日乃至留法热潮的掀起，危难之中华民族，涌起代代救国、强国精英。

二、容闳与留美幼童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文化桥梁是连接两地的，由此引发交流与互动，既不会因贫富之别而单向，亦不会因文明之异而排拒。不同质的文化同样可以汇通与共融。

关于容闳与留美幼童之“西学东渐”的功业料必无须赘言。他们对于“东学西渐”的早期努力，虽然是有限的、肤浅的，却是具开拓性的、不容忽略的。业师章开沅教授曾查阅过

耶鲁大学的容闳档案，发现容氏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词有所了解，而且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 1854 级众多美国同学赠言。其后，他担任中国留学生副监督，在哈特福德工作 6 年之久，曾向耶鲁大学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等书。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极富内涵的历史人文精神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西方人。从当年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orte）为挽留幼童完成学业特函总理衙门的话语，诚可窥视一斑。函曰：“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及至后来，蔡廷干曾用英文撰写《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1930 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他晚年所撰研究老子的著作《老解老》一书，在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留美幼童的翻译邝其照纳入视野的话，他的巨著《英文成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e Sentences），1881 年于纽约出版，美国专家和名流欣然为之作序，至今仍为美国学人的参考书。东（中）学西渐，可谓微风入夜，润物无声。

三、容闳与留美幼童造就了一批强国栋材

容闳与留美幼童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与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容闳以一人带动一批，一批影响一代，一代造福一国的强大震撼力延续其宏愿。《湘报》（1898 年）曾评价容闳与留美幼童“所造就至今或充出使人员，或办交涉事件，老成硕画，

4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

收效显然”，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风云的洗礼，他们逐渐锤炼成清廷政、军、商、学界的知名人物，对中国向近代化迈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李喜所教授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 30 人，其中工矿负责人 9 人，工程师 6 人，铁路局长 3 人；从教者 5 人，其中大学校长 2 人；从事外交、行政总长 1 人，内阁总理 1 人；从商者 7 人；从海军者 20 人，其中将领 14 人。留美幼童最突出的贡献显现于工商业界，他们在工厂、矿山、铁路、航运、电报、电话、银行、商店等部门担任技术指导，不仅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了科技成果，也在各新兴的行业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工商界的佼佼者，当数詹天佑。1904 年当他率领随从勘测京张铁路时，外国人讥之为笑话，甚至嘲蔑说此路的工程师还未出世。詹氏顶着流言，力战艰难，攻克了最艰巨的打隧道和爬越八达岭工程。1909 年 8 月，“开车之日，王公庶士及东西人士观者数万，咸啧啧称为古所未有”。京张线比原计划提前两年竣工，省下白银 28 万两，比延外人修筑省费五分之四，建树惊世。尤为值得敬仰的是，幼童还在抗击外国侵略者中血染沙场，视死如归，以身殉国，深为国人痛惜。李鸿章对年仅 33 岁、在甲午中日黄海大战中殉难的陈金揆褒扬有加，上奏称誉他“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毋庸讳言，幼童的栋材之功正在于“他们对于商业及友好关系上，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和进步，而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友邦之中”。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的编辑，其史料与研究著述之策划可谓精到：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第一批包括《中国幼童留美史》、《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我的中国童年》、《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科教兴

国——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 15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六种，前四种属史料性，后两种属研究性，两种相互映衬，浑然天成，从整体上展示史出有因、论出凭据之涵意。

《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系美国华盛顿州立学院历史学教授勒法吉博士(Thomas E. la Fargue)所著，1942 年华盛顿州立学院出版。著者数度来华，于津、京、沪走访当年留美幼童之健在者，遍览中英文史籍，广征博引，使该书为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著述。新中译本由高宗鲁先生在原书的基础上，增添一批未刊照片、手迹及信件，臻幼童留美资料至完备。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由美国“中国留美幼童研究会”会长高宗鲁先生编辑并中译加注。收录幼童的“书信”、“自述”与施肇基等纪念幼童留美的讲词以及“清朝幼童留美史实”、“留美幼童与甲午海战”两文，凡 49 篇。展示了幼童求学就业的艰辛历程、师友情感的内心轨迹、个人历练以及国家关注的感悟，是研究留美幼童与中外文化难得的原始资料。

《我的中国童年》为第二批留美幼童李恩富所撰，由其孙理查德·威·李编辑并撰评介。该书叙述了李恩富在故园的童年生活及风俗趣闻、负笈上海、踏足美国等内容，不失为《西学东渐记》之后一本关于留美幼童个案研究的重要史料。以小见大，具较高的参据价值。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系容闳的侄子、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之作。1939 年，120 名幼童之健在者尚有 19 人，部分相聚沪上，提议回忆出洋局和留美事功，以昭后人。集《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容闳博士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及其《自传》三文以成，叙述了容闳和黄宽的求学史，容闳的“教育计划”始末，幼童赴美幼学经历，以及其报国业绩，并对 103 名幼童作了简介。既见树木，又见森

林，予人以“全景式”的史料展示。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系1998年11月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原版收文52篇，曾于1999年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此次新编，除序言外共收文26篇，就容闳的历史地位、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等内容展开述论。论文凸显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主题，思想性、学术性与知识性兼具。

《容闳与科教兴国——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2004年11月在珠海市召开的同题的学术研讨会论文凡40篇，该结集的特色在于它不仅仅论及容闳，更扩展至与留美幼童相关的各个层面，拓宽了研究视野。文章多出自专家之手，对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导向意义。

新史料的发掘和对研究前沿的把握，乃学术创新的前提，别无捷径可寻。“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的面世，正为这一主题的创新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可以预期，丛书的刊行，必将对推动容闳与幼童、幼童与中外文化、幼童与中国近代化诸领域的创新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北宋哲学家张载于《张子语录》中告诫后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何承继和弘扬容闳与留美幼童的爱国、报国、强国的精神与品格，为科技兴国、和谐社会贡献绵力，当不仅是学人之修为，也是衮衮智者毕生之使命，庶几，方不负本丛书出版之初衷与宏愿。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史学博士)

1960年，当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开始医学院的学习时，得知我的祖父是中国人。那时我23岁，向我的父母禀告我要娶苏珊，就是现在这位和我结婚已42年的妻子。我被告知我父亲的父亲名叫约翰·李，20年前就去世了。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

父亲把我带进书房，关上门，让我了解家世的秘密。我父亲的父亲是中国人，名叫李恩富，按英国习惯称作恩富李。他考入耶鲁大学，于1887年毕业，1927年他离弃了他的美国家庭回到中国。关于他的事，除了我父亲和他哥哥彼此之间说起外，从未对他人提过。为什么我父亲要告诉我这些呢？主要是他担心，如果我的中国血统这一事实被人知道，苏珊和她的家庭可能会拒绝我的求婚，反对我们结婚。因为是中国人的，或者有部分中国血统，在当时是危险的，成为被歧视的理由，惹麻烦的根源。事实也确是如此，1938年，也就是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伯父克劳伦斯，一位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美国海军上尉，为了和我的伯母弗吉尼亚，一位高加索女子结婚，只得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

亚哥，去到亚利桑那州的育玛，因为加利福尼亚的州法律禁止中国男人或有部分中国血统的男人，和非中国的妇女结婚。1882年颁布了联邦排华法。很多州也通过了各自的歧视华人的法律，有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从文本中除去。

我的祖父是中国人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我1961年和苏珊结婚。在此后的五年里我们一直住在纽黑文，但对耶鲁大学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没有给予特别注意，同时也没有特别在意李恩富及其家庭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里，我们离开纽黑文，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和印第安卫生服务处作巡回医疗。另一年在蒙塔那州的东部和中部作综合实习，回来后和两个同学一起完成内科住院医师资格的培训。这时我对耶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产生了好奇。我是李家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的第三代，我的父亲于1927年在耶鲁大学毕业，也就是继他父亲在耶鲁大学毕业40年后毕业。我们曾对孩子们开玩笑说，将来有一天他们也能上耶鲁。1988年我的次子班杰明被耶鲁大学录取了，并于1992年毕业。

我们在1969年重返纽黑文。1970年我发现一本我祖父李恩富写的书《我的中国童年》，我买回来一本。该书出版于1887年。那一年他恰好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那一年他第一次结婚，也就在那一年，由于他在毕业演说中捍卫了中国的移民、劳工和学者的人权，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种族歧视法律，从而赢得广大公众的赞誉。这本书现

在已经重印，并将第一次译成中文。

我的父亲和伯父，基于对美国的反华——更广泛地说是反亚洲的情绪的敏感，小心翼翼地销毁了所有关于恩富李的材料（信件，文章，官方文件），只留下少数几张现已刊登在本书上的照片。由于我们依靠的只能是第二手的材料来源，因此追溯他的历史，了解他的生活，一直比较困难。但是我尽我所能予以叙述，以下内容都是事实。

理查德·威·李 医学博士 FACP, FRGS (布法罗 纽约州立大学
医学和人类学教授，纽约州，果树公园，2003 年 10 月)

1872 年，李恩富和他同组的另一人容揆，抵达斯普林菲尔德，被安排住在莎拉·威尔太太的家中。在此后的 7 年里，他和威尔太太的家人住在一起，形成一种慈爱而恒久的关系。由于他远离自己的生身父母，很自然地对这个家庭产生依恋之情，这一点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有所描述。在威尔的家中，他过着一种和在广东中山完全不同的亲密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和威尔一家人的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生活中。这期间他经历了第一次结婚和离婚，第二次结婚前的艰难的岁月，直到 1927 年回到中国。这一点有我伯父克劳伦斯和“威尔祖母”保存的少量的照片和信件可资参考。我们把“威尔”作为中间名字，保留在我伯父克劳伦斯，他的儿子罗素，我自己，我的儿子马修，我的侄女夏洛琳·温费尔德和我的孙女奥罗拉等人的全名中。

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和哈特福德进入当地学校，然后到纽黑文的霍布金斯中学念了两年高中。1880 年他进入耶鲁大学，但在 1881 年，刚完成一年级的学业时，被中国留美肄业事务局将他召回中国。这是由于中国留美肄业事务局对容闳

及其美国支持者约瑟夫·推切尔，马克·吐温和尤利西斯·格兰特的极度不满。重返中国是很不愉快的。李恩富在当了三年下等海军士官生后，经过一番策划，又回到了美国。

1884年秋，在他再次进入耶鲁前，他在布法罗和纽约西部的查塔瓜学院（Chautauqua Institution）威尔的亲戚家里度过一段时间。他谈起自己在中国的不幸遭遇和美国排华法案的不公正，引起布法罗报纸的关注。

《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的经历——一位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和耶鲁大学的学生的故事》（《新泽西晚报》）。

“李恩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不久前被派来本国受教育，但未等学成即被召回。最近，他访问了布法罗的特·泼·威尔的家，特·泼·威尔是他在新英格兰上学时居住的那一家人的亲戚。以下是他对《信使报》的记者讲述的他经历过的故事：

容闳是一位土生的中国人，在美国受教育，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他第一个提出派遣一些中国幼童到美国受教育的构想。他回到中国后，为实现这项计划奋斗了18年。最后得到政府的同意，并拨款约100万美元来进行这项事业。在上海设了一个事务局，建了一所培训学校。随即向全国宣告，政府将派遣学生到美国受教育，并允诺他们学成回国后将在政府中获得高级职位。李先生的一位堂兄劝说他的母亲，送她的孩子，一个12岁的聪明的小伙子，到上海的培训学校学习英语和大洋彼岸国家的风俗习惯。原计划从1872年开始，在此后的连续4年中分4批，每批30人派到美国留学。

学生们通过考试挑选，只有最聪明的和最优秀的才能被选中。这些学生来自各个阶层，但大部分属于社会的中等阶级。那些富有的家庭认为，他们的孩子在国内能得到合适的职务，不情愿把他们的子弟送到一个遥远的地区，到一个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人们中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长大，甚至怕会不适应那里的家庭生活。因此事务局只得从出身低下的孩子中选送。李先生所属的一批孩子被派往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分配到有教养的新英格兰家庭，使之美国化。李先生成为 H.R. 威尔博士太太家中的一员，威尔太太把他和另外一个中国男孩带到她的家中，像培养自己的孩子那样培养他们。教他学讲流利的英语，准备进入地区学校。接着他完成了斯普林菲尔德的高中课程，后被送进在纽黑文的霍布金斯中学作大学预备学习，1880 年毕业。在那里他获得全班英语作文第一名，并在代表毕业生致告别辞时获奖。接着他考入耶鲁大学，但在 1881 年，当他刚读完大学一年级时就被政府召回中国。

政府官员对取消这项教育计划提出了一些理由，认为实行这项计划已经花费了很多钱，所进行的项目已经完成，但没有一项是令人满意的。李先生认为，主管这项工作的事务局断然召回留学生的真实原因是，他们断定这些幼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化了，以致于他们在完成学业后不愿意回国，因此认为最好不要再浪费金钱，去为他们将来在另一个国家谋生创造条件。此外，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信奉了基督教，同时也发现他们没有学习贸易，或从事技术领域的学习，而

这些在中国被认为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容闳的目的是要让这些幼童接受正统的教育，然后让他们转入外交部门。但是这种为一个人未来事业所作的准备，既不为国内的权力机构所理解，也不被赞同，因此得出结论：这个方案是失败的，拒绝把这项实验再进行下去，使其达到合法的结局。

这些幼童回到中国后受到怀疑，并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中。第一批的 24 人被送到天津接受考试。然而主考官们不懂西方教育，只知道他们一些人已经进入大学，准备学习法律，因此要求他们写出关于财产起源的论文。当主考官们得知，美国教育制度完全是为启迪心智，为科技研究铺路时，非常反感，声称这些年轻人无知，认为最好让这些年轻人再接受一次中国教育，于是把他们送到政府各个部门去。全然不管李和其他 13 人的抗议，把他们送到海军，并尽一切努力使他们顺从这种生活。他们拟订了无数次的逃跑计划，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最后这些幼童试图说明，他们是为孝敬父母而如此刻苦学习的，他们要回家告慰他们的双亲。官员们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安全回来，最后同意他们一半人先走，如果不回来，另外一半人就没有假了。李和其他 6 人被批准先离开，于是在清朝海军就留下了 7 个常备的空额。李在香港英国皇冠律师事务所获得一个职员职位，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最后通过一些朋友的慷慨相助，获准登上一艘经过苏伊士运河到纽约去的船只，返回美国，经过 2 个月抵达纽约。他又回到在新英格兰州的朋友处，通过著名女作家“玛戎·哈兰”的关系，在波士顿雷索普斯公司 (D Lathrops & Co.) 出版

社找到一份职务。他和他们订了合同，为《醒悟》（Wide Awake）刊物撰稿，同时在他们的一份新出版物《查塔瓜青年月刊》（The Chatauqua Young Folk's Monthly）当编辑。在过去的5周中，他曾代表雷索普斯参加查塔瓜星期日学校的集会，现正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他将于9月重新进入耶鲁，如果可能的话，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当问到 he 大学毕业后的意愿时，他回答说：‘首先，我想向美国人证明，中国人是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和文化的；其次我想向我的人民说明，美国的教育制度是成功的。我希望从事文学创作事业，我认为，单就端正美国对中国事务的错误观念这一点，我就能做许多有益的事。’”

和中国留美肄业事务局派来的其他幼童不同，我祖父的天赋主要表现在英语、历史和写作方面，而不在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他是耶鲁的文艺社团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成为一个有才华的雄辩家和演说家。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他设计的一个书面英语的历史图解已经印刷，但未出版。我的祖父是一个对他的学习，他的中国传统和他在美国的机遇充满激情的人。他在耶鲁的生涯中，结识了一大批显赫的和富有的人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伊利莎白·璁德·杰洛姆，她出身于新英格兰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也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他向她求婚。我猜想这次婚姻是威尔太太促成的，同时得到容闳和约瑟夫·推切尔牧师的支持，因为容闳本人也娶了一位美国女子，而约瑟夫·推切尔牧师是中国留美肄业事务局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容闳和佛兰西斯·凯洛格结婚的

证婚牧师。

李恩富在 1887 年从耶鲁毕业时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被选为全美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 (Phi Beta Kappa) 会员, 获得最优异的学习成绩奖, 同时发表了激昂的学士毕业讲话, 谴责排华法案以及对中国人的歧视。他写了一篇论文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他的另一本自传体的《我的中国童年》一书也于当年出版。他的前途是美好的, 又因这一年夏天和伊利莎白结婚而变得更加美好。他的未来将会发生变化。

李家在纽黑文和新英格兰住了两年。伊利莎白怀孕了, 1888 年生下女儿珍妮。我的祖父积极支持在美国的中国人, 又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必须留下》, 于 1889 年在《北美评论》上发表。那时他离开伊利莎白, 独自去了旧金山, 在一家银行工作, 并为一个中国大社团做事。他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所做的努力和交往, 开始以牺牲他的婚姻为代价, 即使他的第二个孩子吉尔伯特出生, 这次婚姻还是在 1890 年以离婚而告终。1890 年李恩富在保守的新英格兰社会的命运起伏, 正如他在 1887 年的出名一样, 被报刊披露并公之于众。

在珍妮·杰洛姆的几封信和日记片段中, 记述了她的母亲因听到一些对李恩富的诽谤而离婚的痛苦经历。她的母亲伊利莎白指责李恩富和别的女人有染, 欺骗和偷窃。她怀疑他打算去中国的动机, 据珍妮说, 李恩富曾表示过绝不让伊利莎白到中国去, 因此伊利莎白猜想他要另娶一个老婆。有人说李恩富曾带过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到家中当仆人, 家里人则猜想他的动机是想实行传统的中国一夫多妻制。由于祖父

拒绝在法庭上辩论离婚的事，这件事没有得到证实。他对基督教徒和在美华人人权的坚决捍卫，和伊利莎白及其家庭对他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认为，反华情绪的增强，包括对一夫多妻制和西方（Guanxi）文化的反感，对这场婚姻的破灭起了很大作用。

祖父一生拒绝接纳他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孩子，因此孩子取的是伊利莎白家族的名字杰洛姆。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从照片上看，吉尔伯特长得很英俊，1910年毕业于耶鲁，是一位童子军运动领袖，1918年死于法国航空队的一次飞行。珍妮毕业于蒙特好莱奥克学院，有一段时间在耶鲁大学学美术，作美术研究生。她后来成为纽黑文公共图书馆馆员，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在耶鲁时她还活着。但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带我去看她。珍妮·杰洛姆和吉尔伯特·纳尔逊·杰洛姆都终身未婚，没有孩子。

祖父的雄心壮志破灭了，于是离开了纽黑文。我们不可能追寻他确切的踪迹，但可以读到他所写的一些材料：

“我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念了五年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然后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入霍布金斯中学，准备升入耶鲁。1880年进入耶鲁大学，念了一年。年底，中国政府召回所有在美国的学生。我也回到中国，但在1884年我又重返美国。我乘坐一艘不定期的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直达纽约。这一年秋天，我又回到耶鲁大学就读于1887级，于1887年从耶鲁毕业。接着我在耶鲁念了一年研究生，后到旧金山从事银行工作，或者说是在一家银行当雇员。在那里待

了一年半，我又回到东部从事各种工作，如法庭译员，巡回讲课，到北卡罗来纳州做一些学校的课题。从那里我又到了佛罗里达州，1893年到田纳西州的纳思维尔，在温德比尔特学院的医学院学习医学课程。接着我又到了芝加哥博览会，在那里我过得很好。博览会结束后，我到圣路易斯做了一个短时期的报纸工作。然后我又继续东进，再一次到了纽约，做法庭译员和报社的工作，直到李鸿章远道来此，那时我正在《世界晚报》做特约记者。李鸿章走后，我到纳思维尔，在田纳西博览会获得一块租地。1896年9月回到芝加哥，待到1897年三四月左右，从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回到美国东部。从那里我带着我的展览去纳思维尔，在那里停留了大约6个月。”

在田纳西州纳思维尔期间，他和苏菲·佛劳伦斯·鲍尔斯相遇，向她求爱，并于1897年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克劳伦斯·威尔·李，生于1898年，和路易斯·爱默生·李，我的父亲，生于1903年。

“从那里我来到纽约，待了一段时间，不久就到了布法罗。在那里待下来，讨论在布法罗举办展览会的事。然后我和妻子到俄亥俄州明斯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接着就带着全家到了费城。当时是1899年，他们正试图举办一个展览会。我在那里取得一块场地作为中国展台。我得到这块场地，但我没有去中国。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费城办展览，又花了4年工夫在德拉维尔的农场工作。1904年我又从那里来到纽约，同时获得家禽饲养许可证，开始在查萨姆广场开办家

禽市场，直到 1917 年我们国家参加了世界大战。于是我再一次进入新闻界工作。我在《科普月刊》工作了 100 天，在 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战日受聘于《美国银行家》杂志作助理编辑。在那里我被提升为主任编辑，此后一直在那里工作。”

1927 年我父亲从耶鲁大学毕业了。我的祖父完成了他对克劳伦斯和路易斯应尽的父亲的责任，加上不断发展的婚姻纠纷的干扰，他回中国去了。他在会见埃利斯岛移民局的检查官时有一段对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为了成为一个美国人和做一个美国人而付出的努力是何等的辛酸：

问：你现在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或属民？

答：这很难说。1887 年或 1888 年我取得第一份成为美国公民的身份证件，但是由于美国排外法修正案对我的阻挠，我至今未得到最后的正式的证件。

问：这么说你就是中国公民了，对吗？

答：我想是这样的，或者干脆说，是一个无国籍的人。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	王 杰 1
前 言	1
导 言	4
第一章 幼年时期	1
第二章 家庭生活	7
第三章 饮食烹饪	12
第四章 游戏娱乐	17
第五章 家中女孩	22
第六章 私塾教育	28
第七章 宗教活动	35
第八章 传统节日	40
第九章 说书趣闻	45
第十章 负笈上海	52
第十一章 准备出洋	57
第十二章 初到美国	60
后 记	64
李恩富生平	65
游美留学同人姓名录	67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CHAPTER I	INFANCY	75
CHAPTER II	THE HOUSE AND HOUSEHOLD	83
CHAPTER III	CHINESE COOKERY	90
CHAPTER IV	GAMES AND PASTIMES	96
CHAPTER V	GIRLS OF MY ACQUAINTANCE	102
CHAPTER VI	SCHOOLS AND SCHOOL LIFE	110
CHAPTER VII	RELIGIONS	120
CHAPTER VIII	CHINESE HOLIDAYS	128
CHAPTER IX	STORIES AND STORY-TELLERS	135
CHAPTER X	HOW I WENT TO SHANGHAI	144
CHAPTER XI	HOW I PREPARED FOR AMERICA	150
CHAPTER XII	FIRST EXPERIENCES IN AMERICA	155



第一章 童年时期

我生于 1861 年的某一天。我无法告诉你准确的日期，因为中国的年和英国的年不一样。我们的月是按阴历计算的，就是说，按月球环绕地球的运转来计算，结果我们的月比你们的月短。我们计算年份是从皇帝登基时算起，同时也以 60 年为一轮回来计算。我出生的 1861 年，正值清朝同治皇帝的元年。我们一年通常有 12 个月，但不像你们那样每个月有每个月的名字，而是按顺序排列，称之为“正月，二月，三月……”等等。每 3 年为一闰年，比常年多出一个月，为的是使每阴历年和阳历年相等。因此，如果拿英国历法（阳历）作标准来计算，我们的阴历元旦每年在变化，并不固定在阳历的某一天。综上所述，虽然我确知我生于中国阴历的二月二十一日，却不知道按英国历法算该是哪一天，结果我在美国生活了好多年，生日庆祝总是错过。

由于生了个男孩，给家庭和众亲友带来了许多欢乐。如果碰巧我生下来是个女孩，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个中理由容我在以后《家中女孩》一章中细说。这个消息传到我那远

童

年

在 300 哩外的佛山做官的年迈的祖父那里，他满意地笑了。祝贺伴着礼品，从昂贵的衣服、珠宝到猪蹄子等滚滚而来。这些礼品是在我出生后一个月送来的，这一天就像英国的洗礼日一样，总要有一番庆贺，我们称之为“满月”。这一天还要给我起名字。我姓李，是由家庭和家族的姓氏沿袭下来的，后面加上“恩富”二字为名，意思是“皇恩赐富”——李恩富。不过，我现在已经按照美国习惯把名字改了。

在这种场合起的名字，不像你们那样惯常地叫“杰克”、“哈利”和“迪克”等，而是常常从字典里挑选那些含有好运意义的字作为名字，或是按孩子算命结果，取那些强有力的足以避邪的字作为名字。你们要知道，在中国，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被告知，他一生的命运如何，并以惊人的详尽预告他一生可能的遭遇。为了替孩子的未来驱除祸害，富贵人家常常不惜花费重金向各种神灵，尤其是寿星祈愿，许诺年年供奉，以求众神保佑他的婴儿，度过命里注定的劫难。就这样，不管愿意不愿意，这尊佛已被设定为这个孩子的守护神了。

还要请算命瞎子来为婴儿祈求某特定的佛来保佑。如果你住在中国，会注意到年轻人身上佩带的项链护身符，它们有的是用金子或银子打造的，但更多的是由和尚或道士用一些纸片，写上有护符效力的字，说是可以避邪，驱赶鬼怪精灵。这些和尚、道士、算命先生、寺庙方丈、能人、占星家、风水先生等等用这种神秘物品，把生意做得十分兴隆。由于这些符咒的魔力以及神佛的慈悲，对人们心爱的孩子的生死

命运和未来悲喜至关重要，一个家庭即使贫苦如洗，也会像富人家那样急切地不惜破费，在孩子一生中年年要为这些东西花很多钱。

在我的命名日，朋友们都来看我，向我和我的家庭表示祝贺。家里也以我的名义举办盛宴款待客人。客人离去时，送每人一块烤猪肉作为回礼。在中国广东，烤猪是民间宴席上的一道菜，你们以后就会知道了。缺了这道菜，不管是宗教盛宴，或祖先祭祀，或男婚女嫁，或生日庆典，宴请就不算完美。在我的命名盛宴上有一个特别现象：我的母亲可以得到她所需要的用糖醋和姜炖的猪蹄。大家认为，如果母亲能吃到足够的这种美味佳肴，婴儿也就会得到更加充足的有营养的奶水。通过对我所有的东西的观察，我猜想那时是冬季，我被裹在“婴儿服”里。我想，我穿的这么多层的衣服，足以把一个美国婴儿憋死。先是穿最贴身的棉布内衣，后穿一件短上衣，又一件短上衣，然后一件棉袄，再穿一件漂亮的印花布的棉外衣，最后来个围兜。还给我戴上一顶帽子，不过没有穿鞋，要到会走路时才穿鞋。我的头发全被剃光，只留下一小绺，你也许会说，这是以后所梳辫子的起始和萌芽。说到冬季，我出生城市的气候和离我们北面75哩的广州差不多，虽然不下雪，也不知冰为何物，但天气还是够冷的，有火的话就理想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中国广东的民居是为夏天而建造的，防暑胜于驱寒；根本不知道有火炉一说，更不用提壁炉或暖气了。因此，为了保暖，只得穿厚厚的衣服，所有的袖子都到手指头长。于是呈现出一个有趣的

童

年

现象：无论老人或年轻人，一到冬天，个头看来都比夏天大出一倍。

作为一个小孩，我有自己的玩具——铃铛、拨浪鼓，还有别的小玩意。但是，在这里，既没有那种可让孩子享受的东西——摇篮，让孩子躺在里面，轻轻地拍着摇着入睡；也没有对健康有益的有栏杆的小床。我必须和母亲睡在一起，毫无疑问常常会由于过热而啼哭，因为我的睡衣又厚又重，有时会把我整个盖住，令我呼吸困难。我感到窒息，当然就要哭了。这时母亲会用各种办法来抚慰我，可就是没有给我空气和自由。药是吃了不少，因为中国郎中谎称他们能治孩子的夜啼症。中国母亲由于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幸福，产生了由迷信而引起的恐惧，因而总是受到郎中和卖符咒的人的欺诈和哄骗。这一点，美国母亲是体会不到的。

在白天，总让我坐在一个竹椅子上。这种椅子前面有一块木板横着，能够前后移动，既可作为桌子用来放我的玩具，又可作为一把锁把我固定在位子上，因为它正好卡到我的腰部，不会让我跳出去。在这个坚实的装置里，我常常一坐就是几小时，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编织亚麻布。

我们东方人的喜好和需求非常简单，无须去设计像儿童车这样的奢侈品。我们用“背带”来代替。它由一块两英尺见方的厚布，和四条带子组成。布的里面衬上衬里，外面绣上美丽的图案，四角缝上四根带子。要把我放进这个“布车”里，先由背我的人——我母亲或仆人把我举起，放在她的背上，再用这辆“车”盖在我身上，把上方的带子系在她的胸

前，把下方的带子系在她的腰上。我的腿，当然咯，垂悬在外面，不管怎么说，这对我至少是一个很舒服的座位。当然我也怀疑，使劲把我背起的人是否感到很轻快。这项设计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我哄睡了，让我在这辆“车”里多打几个盹。如果我硬是睁眼不睡，母亲和仆人就会唱一支催眠曲给我听，这不过是把普通的讲话多多少少配上一点音调而已，无须赘述。

我最早记得的事，是关于我的祖屋的一层会客厅，右侧房是我父亲结婚时住的。房间很长很窄，墙壁由砖砌成，未经粉刷，临街的墙上没有窗户，全靠屋顶上一个窄长的天窗来采光和通风。雨水也会像光线和空气一样进来，然后还得把水排出去。

屋里面的家具很简单：一张竹沙发，一张方桌，几个硬背椅，三个长条凳和一对小凳子，这种苦行僧式的简单朴素的布置，在中国到处都能见到；就连沉溺于追求不同程度奢华的富人家中，也不难见到。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张不舒服的中国床。用木板取代弹簧床，再由凳子架着这些木板。在我们家中，床的上方罩着一个沉重的木架，崭新的时候上面有明显的金色镶边和雕刻。罩架上悬挂起一张绝对需要的蚊帐。地面就是我们屋子的一层，上面铺着每块为一英尺见方的砖作为地毯。根本看不到烟囱，没有供热装置，难得见到别的装饰物。这些房子，一到夏天，就很凉爽，舒适；但到冬天，冷风和酷寒会大大减少它的乐趣。

童年

在我的幼年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我过继父亲的去世。他是我父亲的亲弟弟，曾陪伴我的祖父住在他任职的城市里。他是一个只有 21 岁年华的青年，尚未结婚，正在准备应考。他在临终的床上指定我做他的过继儿子和继承人。我祖父同意这个抉择。于是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我就从我父亲的手中转到我叔叔的手中了。

这种过继方式是很普遍的，通常情况下，这个过继儿子都是属于同一家庭和家族的成员，但也并非总是这样；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享有亲生儿子一般的权利和责任。在所有的权利中可以一提的是财产继承权，在所有的责任中可以一提的是每年的祭祖和扫墓，以及每天烧香以示怀念。

第二章 家庭生活

童年是一个东方人一生中最愉快的阶段。只有在这个时期，他的个人愿望得到关注，同时也最受钟爱。中国的家规是这样的，当孩子开始懂事时，不但被教以服从，而且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等到他完全获得自由时，人已经变老，青春欢乐的时光已经过去。在中国，每个人都处在他人的严格管制中。孩子受制于他的父母或监护人。后者依序又受制于他们的双亲，而双亲又有义务承受宗族长老的申斥。地方长官被看作是他统治下百姓的父母官；而皇帝同他统治下的臣民的关系，相当于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女人受制于她们的父亲或丈夫。所有的人受制于国家法律。

因此，对于中国的孩子，要求他懂得服从人和尊重人，往往多于要求他懂得同情人、关爱人。他的家庭生活因此变得拘谨、忧郁和迟钝。男孩子的理想性格是，习惯性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冲动，抑制自己的激情。对上级一律表示敬重，对下级一律显示尊严。于是，孩子很小就被教以恭敬地跟在上级后面走；只有被邀请时才能坐；只有被问到问题时才能

童年

说话。要准确地称呼上级的职务以示尊重。用词最不当的是直呼父亲的名字，或直呼叔叔和兄长的名字（孩子们称他们的父亲为“阿爹”或“阿爷”，相当于英语对爸爸的称呼。同理，我们跟母亲叫“阿妈”，每一个字前面都加一个前缀音节，为的是便于发音而且听起来悦耳。我们把叔叔叫“阿叔”，把兄长叫“阿哥”，把姐姐叫“阿家”，把父系的“堂兄弟”当作亲兄弟）。当他们走过来时，必须从座位上起立。如果因所作所为受责备，绝不能反驳，绝不能申辩。如果作了这样的顶撞，是会被轻易饶恕的，甚至会立即遭到加倍的惩罚。我是多么经常的因顶撞了父母、叔叔和老师而为自己的莽撞作忏悔呀！我常常试图为看似坏的行为辩解，但是中国人对那些要他们服从的事是不做辩解的。对于一个被责备的人来说，无论是当儿子，或是学生，或是仆人，明知自己没有做错事，还是以沉默来接受惩罚为最好。这看来很不合理，而且，事实上，它会形成一个人沉郁寡欢的性格，以及因惧怕而藏于内心的逆反精神。但是，中国人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维护权势是绝对必需的。每个家庭都备有一根藤条，握在权势者手中，用来对付触犯家规的行为。我无意去说中国人天生残暴，他们并不残暴，他们只是遵照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习惯，简单地维系着家法。父亲和老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训练。祖宗传下来的习惯责成他们这样做，儒家的教导规定他们这样做，帝国的法规授权他们这样做。

其实，我们发现，在低等的和缺乏教养阶层家庭的家规，比起我们高层人士的要宽松得多。我碰巧出生在中高等生活

条件的家庭中。中国没有印度那种等级观念。在中国，家庭财富、文化素养以及官场功名，能使一个家庭变得显赫，使之从低层升至高层平台。我家的家规和管教方式是要有多严有多严，我的童年时光是在心灵紧缩，沉默寡言的情况下度过的。我也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要喊叫、跳跃、奔跑，表现自己的愤懑和喜爱，让我的生动活泼的精神和感情冲动全都释放出来。我出于对父兄的畏惧，像一只被驯服的小马驹，处处受到约束和抑制。我的舌头被勒住，我的双脚被绊住。我的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就像他在他父亲面前那样。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还挨过他的鞭打。不过，他还真是个好心肠的人。

虽然我遭受惩罚的次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我仍然怀有种经久不变的恐惧心情，生怕做出什么有悖于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孩子的行径。有一枝竹棍悬在我的头上，就像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我的母亲（至今尚健在）为了使我免挨打，多次向我发出及时的警告，或在我父亲面前隐瞒我的不端。但她并没有那么糊涂，在我确实应该受罚时就不会保护我。

我的家庭成员，包括我父母，一个大我四岁的哥哥，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和我自己。我原本有两个姐姐，但在我出生前已夭折，是由于自然原因而夭折的。我加上这一句，是因为溺女婴这种可怕的行为，在我们国家的部分地方也只是从传闻中听说过，令人不寒而栗。

我前面说过，我们拥有我祖父的一部分房屋。这座建筑

童

年

只有一层。见附图说明：“甲”指房顶全部开有天窗的地方，相当于罗马式的“康普勒温”（Compluvium）——有房顶洞的建筑。我们的房屋共有5间这样的房子，空气，风和雨水都会从这上面进来。你会很容易想到，这些中国房屋这么敞开，一定会方便盗贼进出。到了晚上，似乎没有办法去防御这类人闯入，但是，我们有警觉的和勇敢的打更人。他们在夜里巡逻，用敲打竹板来报时，警告盗贼别在他们走近时被看见。中国的打更人身负两重责任，一是巡逻员，二是报时员。虽然时钟已被广泛使用，但在那时候，我的同胞还不会用时钟向全城报告时辰。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设计图，你会发现，进入这座房屋只有一个正门。进入大门，是一条通道，通向一座有三对门和天窗的“康普勒温”大房子。遇有重大活动，这三对门通通打开，平时则只开一对旁门。穿过它，下一个台阶，进入这座房子，整个会客厅就映入眼帘。里面经过装饰，用于重大节日，比如元旦、婚礼、丧葬、生日庆典或特殊事件，或接待显要宾客来访。两边有两个侧房，书房和男起居室。通往妇女住所的唯一通道，要从会客厅经过。在那边，也有三对门，其中两对是常年关闭的，只有右手一端的一对门开着，供日常使用。在门口设有一座屏风；因为最坏的事莫过于让男宾客窥见家中妇女及其闺房。

我祖母的卧室更在女起居室之后，因它处于中心位置，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房间。左侧房后面由我叔叔和他一家人使用。在这一区域后面，就是厨房和仆人，女儿们的住房。花园里有一口井，妇女们从里面打水。我想我已经给你们说

明白了：这座房屋被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属于男人，后半部属于女人。我祖父的规矩是家中女人是不准越过界限的，除非遇到“重大场合”。

我没有提到地窖，因为没有地窖。房屋的墙用的是灰蓝色的砖，屋顶用瓦铺在房梁，椽子和檩条上，从前厅到花园，高度逐渐增加。房间都很高大，空气畅通，要是没有暴风雨或冬天刮风，平时会是很舒适的。

正如我在前面说到，这座房屋布置得很简朴。会客厅也是节日欢宴的地方，中间有一个上面放着各种有趣的花瓶和古玩의长条桌子，矗立在一块方形的红心木的后面。两侧是两排同样质地的椅子，中间放着茶几，用来放茶杯，茶碟，供客人使用。一对用皮革做衬心的折叠椅放在前面。墙上挂着水彩画和卷轴。

童

年

第三章 饮食烹饪

家务管理同样很简朴。我的祖母在我祖父去世后就成了
一家之主。在整个家务的管理中她事无巨细。正是她承担起
责任，指挥仆人们工作，支使女儿和媳妇们干活。我们雇请
了一位厨师，几个婢女，一个男仆，因此从来不需要家中的
小姐们去弄脏她们的纤纤细手，或有劳她们的金莲小脚。不
管怎样，我的祖母对工作有她自己的想法，经常做出安排，
使她的女儿们不能闲着或无所事事。

早上起床时间在 6~7 点之间。家中有几个孩子要去学堂
上学，男人要去从事商务活动。天刚亮，仆人们就忙碌起来
了。他们刷洗砖地，烧热水，分别叫醒各自的主妇，把热水
端到她们面前，供早晨盥洗。每个人走出自己的卧室时，都
小心翼翼地彼此打着招呼。我们中国广东人不说“早上好”，
而是说“早晨”，然后仆人们被派往市场买早点，让我们也
跟着去。

我们在狭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两旁矗立着空荡荡的高
墙，只有墙上出现一些门口才打破它的单调。我们终于来到

城市的商业区，眼前是一派充满生机的景象。男人们和女仆们来往穿行在通向商场的路上，手里提着柳条篮子，里面盛满黄鳝，鱼，猪肉和蔬菜。这里有专卖祭祀用品的商店，肉铺和杂货店，鱼栏和菜摊。石头铺的路面泥泞光滑，嘈杂声震耳欲聋。

中国商业发展的现阶段尚未做到一件物一个价钱。买者和卖者常常会为几厘钱而吵上几分钟。买东西需要时间。一个人会在市场里穿来穿去，听听人家出什么价，掂量一下自己出什么价，同时把价钱压低，以致卖货小贩不肯出售。我们的仆人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买回早餐吃的东西。让我们回到厨房，看看准备了些什么。你最先发出的惊叹必定是“好大的烟呀”，“啊，好呛人呀！快快躲开”。是的，这个厨房肯定不像美国通常的厨房那样整洁而温馨。油烟没有从烟囱排走，而是穿过天窗，随便找一个地方出去。墙壁经年累月被烟熏得已成为黑色。墙角的大炉子是用砖砌成的。烟进入后墙一个洞，缭绕上升，穿过通道，进入晴空。在炉子上端有一个圆形的大铁锅，直径大约三英尺，可以在里面煮饭。因为稻草很便宜，可取代木柴放进炉内燃烧，但要有人在一旁不停地给炉子添火。转到左边，可以见到几个小泥炉，可在上面用锅炒菜，或用陶瓷锅炖东西，用的是木柴。祖母和她的女儿们指挥着各项准备工作。蔬菜要切成小块，和猪肉或羊肉一起煮，做成一道汤。这边正在煮蔬菜，那边正在蒸鱼，炸鱼，或者和蔬菜也可以不和蔬菜一块炖。把肉切好，等锅烧热后，放进猪油，然后放葱末，最后放肉片，再就是

童

年

搅动，直到炒成暗黄色，再加进萝卜，土豆，有时加点别的蔬菜，再把水倒进去，让它整个慢慢地炖。我们看到，所有食物在烹饪前都要切成小块，或在食用前切成小块，这是由于我们不使用刀叉的缘故。

早上 10 点钟，桌子摆好了，给男人准备的饭菜，或是放在侧屋，或是放在他们的卧室；给女人准备的饭菜放在共用的起居室或客厅。每桌坐 8 人。不用桌布。每个座位面前摆上筷子和调羹。食物盛在大碗或盘子里端上来。米饭盛在木桶或柳条篮里，也端上来放在桌上，再把它盛在小碗里分给各人。仆人们招呼房里的人来吃早餐。年轻人不能在长者坐下之前先就坐；用餐之前要先做一个请求允许吃的表示，等到长者郑重地点一下头表示允许，早餐才能开始。先上汤，然后每个人用右手拿筷子，用左手托住盛有米饭的碗，把食物送进嘴里，用筷子扒米饭。反复交替这种动作，从大家共用的盘子中夹肉、鱼或蔬菜等。每个人最好夹那离他这边最近的菜，如果去夹对面那一边的菜就是失礼了。饭吃完后要对尚未吃完的人道一声：“慢请”，“慢慢吃”，就像我们这里所说的“请原谅”。中国人吃完饭后一定要洗脸和手。

在吃饭的同时还要喝茶。茶里不放牛奶和白糖，咖啡在中国不通用，我们也不习惯喝凉水。茶是一种全民性的饮料，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用于解渴，像美国人喝白水一样。

到了中午，用点心或糕点当午餐。多数家庭一天吃两顿

就够了。下午5点开始吃晚饭或晚餐。早晚两顿饭之间的时间里，我们家中的女士们就去做针线活儿：缝补衣服、编织麻布、绣花或是接待朋友，也就是女友。她们坐着轿子来，有的只作短暂的停留，有的则待一天。到了中午，拿出糖果、点心等款待客人。茶是客人一到就要端出敬客的，忽略这一点就不礼貌了。到了晚上，华灯初上时，这些女士们，无论年老年少，都会坐下来玩一种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纸牌游戏，讲故事，或是闲聊。中国的家事安排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儿子娶亲后仍然和父母双亲住在一起，而女儿出嫁后，则要求她和她丈夫的父母住在一起。这样一种安排，常常会招致一些麻烦，而中国家庭的家务纠纷多数是由这里引出的。但是这种习俗是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一代接一代的人都受着这样的教育。也有这样的情况，婆媳之间互相协调，一起生活得很愉快。这取决于双方具有崇高的责任感，或生而具有宽容的性格和“好说话”的脾气。中国人认为这全凭当儿子和当丈夫的态度了，如果他忠于父母且严于家规，他就能防止家庭口角；如果他对妻子的抱怨充耳不闻，家庭和平也能维系。但是，做儿子和做丈夫的往往惯于倾向这方或那方，这就会迁怒于母亲或是亏待了妻子。做父亲的经常会回避这些纠纷，有时还充当“和事佬”。再者，如果婆婆对众多媳妇中的某一个好，那还不能肯定她对其他媳妇都好，而其他媳妇也未必能相互和平相处。

在美国有这样的说法：“各家都有自己的家丑。”对中国的家庭来说，未尝不是如此。

童

我的祖母具有受人尊敬的性格，因此在大家庭的管理中麻烦不多。她具有高水平的管理才能，使我们人人都能享受到家庭给予我们大家的欢乐。

年